

日本著名文学奖 “芥川奖”获奖小说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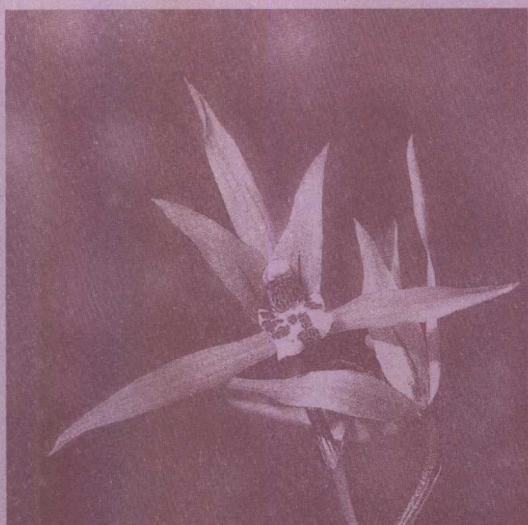
咸味兜风

〔日〕大道珠贵 等著

祝子平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咸味兜风

〔日〕大道珠贵 等著

祝子平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咸味兜风:日本芥川奖获奖小说选/(日)大道珠贵等著 祝子平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2

ISBN 7-5321-2804-0

I. 咸… II. ①大…②祝…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当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5600 号

咸 味 兜 风

——日本芥川奖获奖小说选

〔日〕大道珠贵等 著

祝子平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lem@publicl.sta.net.cn

网址:www.slcw.com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8.625 插页 2 字数 160,000

2005年2月第1版 200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100册

ISBN 7-5321-2804-0/I·2167 定价:18.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4364064



芥川龙之介

芥川文学奖

日本最重要最有影响的纯文学奖。1935年,《文艺春秋》社为纪念已故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设置此奖,目的在于奖掖文坛新人。因在文坛影响甚大,获奖者有登龙门之称,往往通过此奖而一举成名。芥川奖每年2月和8月评选,发奖两次,评选委员会从日本各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无名作家和新作家的作品(包括小说、戏剧)中选出一至两篇,先在《文艺春秋》杂志上发表,然后发给奖品和奖金。奖金为30万日元另加雕饰手表一块。二战期间曾一度中断,战后于1949年恢复。芥川奖评选委员会由与《文艺春秋》社渊源较深的有成就的著名作家、评论家组成,评委中不乏中国读者熟悉的作家如远藤周作、大江健三郎、井上靖等。

目 录

《蛇舌》

〔日〕 金原瞳 著 1

《咸味兜风》

〔日〕 大道珠贵 著 77

《别了，我们的生活》

〔日〕 柴田翔 著 129

2004 年第 130 届芥川文学奖获奖作品

蛇 舌

〔日〕 金原瞳 著

金原瞳 日本新秀作家,1983 年生于东京。小时因不喜欢受到约束,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旷课,初中几乎没上过,上高中一年级时终于退学。上小学六年级时,金原瞳因其父金原瑞人(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翻译家、儿童文学研究家)的工作关系,跟随父亲在美国旧金山逗留了一年,其间接触山田咏美和村上龙等人的小说,思想受到冲击,从此开始写小说,每写一篇必请父亲品评。所作《蛇舌》2003 年获第 27 届昂文学奖后,2004 年再夺第 130 届芥川奖。因为她是芥川奖历史上最年轻的得主,加上小说内容“惊世骇俗”,所以一时间评论、报道沸沸扬扬,小说也畅销一时,不仅单行本发行逾五十万册,也带动了刊登它的《文艺春秋》杂志销量破纪录。

《蛇舌》描述了迷上身体改造、最终把舌头一割为二的一个女孩和两个另类男青年之间的关系。昂文学奖评委釜野赖子认为作品的内芯存在着值得写的东西,另一评委辻仁成则表示,金原瞳毫无疑问具有当作家的天分。芥川奖评审时,小说获得全票(五票)通过,评委宫本辉说,尽管他本人不喜欢,但还不得不予以承认;村上龙认为:“《蛇舌》尽管语言平淡,但细节真实,无懈可击。从时下年轻人放纵的生活方式中,捕捉到了偶尔闪露出的纯粹的情感。不仅构建出光怪陆离的神秘世界,同时也深刻传达了生于现世的女子心情。”于是,芥川奖史上再添了一位个性张扬的得主:染金发、戴淡褐色隐形眼镜、留青绿色长指甲的女孩。

金原瞳本人表示,当初写作的动机或许是想分析包括自身在内的对身体改造感兴趣的人们的心理。在作品中,她借女主人公路易之口说出了部分当代年轻人的心声:“在这阳光普照,没有一丝一毫阴暗角落能容我藏身的世界上,起码我得找到一个方法,能够把自己的身子当作影子来遮住自己。”他们认为现代社会是一片沙漠,他们想逃避,却不甘心成为光照不到的影子,于是就想通过身体改造来武装自己,成为能够辐射出存在感的影子;他们渴求爱,得来的却只有痛苦。金原瞳念初中时,被诊断患有轻度精神分裂症,她一度无法从痛苦中自拔,以致在左手腕至手肘处留下五六条纵横交错的伤痕。她说她写这部小说,是想重新审视自身的伤痛,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不仅是她、而且恐怕任何人都能感受到的生存之艰辛,更希望借此寻找到一种坚强来庇护软弱。小说能够热销,能够赚取无数读者的热泪,说明她的感情最终引起了广泛共鸣,有人甚至把这穿在舌头上的环比作能够让人在现代社会逍遥生存的一枚内心的圆环。

李建云

“开叉的舌头，你听说过吗？”

“什么？开叉，你是说舌头有分开的？”

“对对，就是像蛇呀、蜥蜴呀那样的舌头。人的舌头也可以变成那样呢！”

他说着，有滋有味地将嘴里的香烟取到手里，调皮地将舌头伸得长长的。他的舌头，果然像那蛇舌似的，中间是分开的。我凑过脸去想仔细看一下，可他马上把右边那片舌头灵活地卷起，把手里的香烟一下子夹在两片舌头的中间。

“……好酷呀！”这就是我第一次看到的蛇舌。

“你，不想也来个身体改造？”

听了他的话，我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像这样将舌头割成两片，据说是现今酷男靓女的时尚，用他们的话来讲就叫做身体改造。方法是先在舌头中间打孔，戴上饰环，慢慢将这个孔弄大，将舌尖的部分用洁牙线或钓鱼的尼龙线什么的缚住，最后用手术刀或剃须刀将舌尖切开，这样蛇舌就成功了。他这样向我详细介绍了改造舌头的程序，又补充说，这是一般人使用的方法，另外还有些性急的人，干脆一下子动手术将舌头切开。这样不要紧啊？舌头一下子切开不会死人呀？对我这样大惊小怪的质问，他只是淡淡地解释道：切开后用熨斗烙一下就止血了，这样的办法可是立竿见影的，不过我这舌头还是用戴饰环的方法改造的。

这方法时间是长些,但比动手术一下子切开的舌头好看。听着他的话,想象着鬻斗一下子烙上血淋淋的舌头的情景,我的手臂上起了鸡皮疙瘩。摸摸自己的耳朵,右耳上戴着两只0G尺寸的耳饰,左耳上则是三只,从下到上依次是0G、2G、4G三只粗细不同的耳饰。耳饰的粗细一般是以G来表示的,数字越小,尺寸越粗,普通的耳饰都是16G或14G,大约1.5毫米粗。0G或00G是9.5毫米。超过一厘米的用分数表示。不过,说句老实话,如果超过00G,便谈不上装饰了,只能说是什么民族的一种野蛮习俗而已。为了戴耳饰而在耳朵上打孔是相当疼的,现在要在舌头上打孔,那痛的程度我是无法想象的。本来一开始我是戴16G的,后来认识了一位高我两个年级的朋友,才变成了现在的样子。那位朋友叫绘理,当时看到她戴着00G尺寸的耳饰,感到十分靓丽,于是便效仿起来。“这耳饰好棒呀!”听到我如此由衷地赞叹,绘理当时就鼓动我道:“戴过这粗的,那些细东西就再也没味道了。”说着当场送了我好几十只从12G到0G各种尺寸的耳饰。开始戴粗耳饰时,从16G到6G并不感到困难,再上去,从4G到2G,从2G到0G就越来越难了。耳孔老是充血,耳垂肿得红红的,每大一档,耳朵总要针刺似地痛上两三天。算来到现在戴上0G尺寸的耳饰,已经花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绘理的做法是不使用手术什么的特殊方法,所以我也学她的样,现在终于要朝着00G冲刺了,我却一下子邂逅了这么一位蛇舌的他。他那番漫不经心的身体改造的话语,听得我聚精会神,羡慕不已。

没过几天,我便跟着这位蛇舌的他——名字叫阿马,去

了一家崩客族^①的店铺“Desire。”^②。那店铺坐落在远离繁华街区的偏僻之地，一进店门，跃入眼帘的是一幅醒目的女人性器大照片，照片上醒目的地方都扎着一只只银光闪闪的饰环。另外还有不少的照片，也尽是些扎饰环或纹身的照片，乱七八糟地贴满了墙壁。进到店堂里，有普通的耳环、首饰，也陈列着皮鞭、男人性具什么的，给人的感觉，这是一家以变态者为对象的性器具商店。阿马朝店里打了声招呼，于是从中间的柜台里“突”地冒出一个脑袋来。这是一个光得头皮发亮的脑袋，后脑上纹着一条盘成一圈的龙。

“哎，阿马，好久不见。”是年龄大概二十四五岁的崩客族老兄。

“路易，这位是店长阿柴。哎，这位是我的女朋友。”

说心里话，我根本不想当阿马的女朋友，但我还是向阿柴店长默默地点了点头。

“哎，是吗，逮到了这么一个漂亮妞呀。”

我有些紧张了，心里忐忑不安起来。

“今天来，想请你给她舌头上戴个环。”

“啊哈，牛仔女^③也来穿孔啦。”阿柴像看稀罕东西似的看着我。

“我可不是牛仔女！”

“她说想搞个蛇舌。”

① 这里指日本的另类男女。

② 意为“欲望，情欲”。

③ 原文为英语 gal，指年轻活泼的少女。在日本，这个词自1972年 Gals 牌牛仔女裤上市后开始流行。

阿马并不听我的争辩,有些恶作剧地嘿嘿笑着。我突然想起在什么地方听说的,打孔戴银环子时,除了性器以外,舌头上是最痛的了。现在把自己的舌头交给这个崩客族,会有问题吧?

“小姑娘,过来,把舌头伸出来。”

我将身子凑到柜台上,使劲伸出舌头。阿柴轻轻地探过身子:

“啊……哎,还算薄的,不会很痛的。”

听了这话,我稍微松了口气。

“不过,吃过烤肉的都知道,牛肚以外就数牛舌最嫩了哟。”

我也一直这样想的,那样嫩的舌头上,穿个孔,真不会出什么问题吗?

“小姑娘,好漂亮的耳环呀。与耳朵相比,这舌头可是要痛一些的。不过,打孔嘛,痛是免不了的。”

“阿柴,不要吓唬人家!不要紧的,路易,我还不是这样过来的吗?”

“说风凉话,你打孔时还不是痛得闷了过去!唉,不说了。你过来。”

阿柴指着柜台的里面对我微笑道。我觉得他是个笑脸扭歪的人。他的脸上、额头、眉际、嘴唇、鼻子、面颊,无处不挂着闪亮的银环,这样一张全副武装的脸是分不清表情的。还有他的双手、指甲上都是黑色的瘢痕,一瞬间以为是烫伤的,但仔细观看,那瘢痕十分有规则,都是直径一厘米大小的圆圈。看来这不会是烫伤,应该是一种故意烙出的时尚。真

是发疯了,这样的人。我认识了一个阿马,现在又是一个阿柴,虽说舌头没有切开,可满脸晃晃荡荡的银环,实在是令人难以接近。我和阿马跟着阿柴进入柜台里面的房间,阿柴指着一根圆木头让我坐。坐了下去环视屋子,有一张床,有好多我不懂的东西,墙上还是那些乱七八糟的照片。

“这里,也给人纹身吗?”我看到那张床,便问。

“对,我可是正宗的纹身师,不过我自己身上都是请人家纹的。”阿柴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我也是在这里纹的。”阿马说。

与阿马认识的那一天,我们在蛇舌的话题上谈得十分投机,以致我最后被他带去了他的住所。在他的房里,他将自己做蛇舌手术时整个过程的照片全拿了出来,我一张张地细看。看那些照片可以知道,阿马最后舌头上戴了00G的饰环,舌尖部分只留有五毫米左右的连接处,就是这五毫米的切开手术,使他流了多得惊人的血。蛇舌切开后,他将其拍摄成录像在地下网站上公布,我打开那个网页,反复看了多遍,看得连阿马都发呆了。怎么会如此兴奋,我自己也有些莫名其妙了,这以后,我和阿马睡了。睡过觉后,抚摸着阿马从左上臂蜿蜒至背心的青龙纹身,听着阿马不断自吹自擂其纹身之美,我心里也决定了:先做蛇舌手术,再也纹上两条龙。

“纹身,我也想尝尝滋味。”

“真心话?”阿柴与阿马几乎是同时叫了起来。

“行,绝对包在我身上!本来么,女人纹身就比男人漂亮,特别是女孩,肌纹细,纹出来的花纹会更逼真的!”阿柴抚

摸着我的双臂说。

“阿柴，先做蛇舌！”

阿柴“啊，是的，是的”地说着，手伸到铁架上，拿出一把装在塑料袋里的打孔枪，形状像一把手枪，与通常打耳孔的一样。

“伸出舌头来。开在哪里呢？”

我对着镜子伸出舌头，用手指着离舌尖两厘米处的舌中心。阿柴动作十分娴熟，用毛巾将我的舌头擦了一下，在我指的部位做了个黑点的印记。

“下巴搁在桌子上。”

我遵照吩咐弯下身子，阿柴在我舌头下垫了一块毛巾，又给打孔枪装上了饰环。我突然一把抓紧阿柴的手腕，摇了摇头。

“唉？怎么啦？”

“这饰环是12G的？就这么一下子打进去呀？”

“是12G呀，没人用16G或18G的。不要紧的！”

“那么用14G的，帮帮忙了。”

我不听阿马和阿柴的反对，拼命地坚持说服他们，因为以前自己耳朵上打孔都是16G或14G的。阿柴换上14G的饰环，又一次跟我确认部位。我点了点头，双手握紧成了拳头。手心里渗出汗来，黏乎乎的手掌感觉很不好。阿柴端起打孔枪，枪头压在毛巾上。枪头一下子夹住舌头，舌头下贴上了冷冰冰的金属。

“行了？”

阿柴的声音十分温和，我朝上翻了一下眼皮，轻轻点了

下头。“不要动，”阿柴轻声提醒我，手指搭上扳机。阿柴的话音使我联想起他与女人做爱时，一定也是这样的声音。“咔嚓”一声，全身一下子抽搐起来。肯定比达到高潮时抽搐得厉害。我的肌肤起了鸡皮疙瘩，发生了短时间的痉挛。力量都集中在了肚子上，不知什么原因，同时感到自己的下身也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冲了进去。就像注入了麻醉剂似的，整个下身都失去了知觉。随着“咔嚓”的声响，饰环离开打孔枪，钉入我的舌头。恢复自由的我歪着脸将舌头缩回到了嘴巴里。

“让我看一下。”

阿柴将我的脸扭向他的眼前，伸出自己的舌头让我学他的样。我眼眶里搁着泪水，挺出了没有感觉的舌头。

“嗯，OK。穿得笔直，位置也丝毫不偏。”

“是呀，路易，大大地成功了呀。”阿马也凑上来，看着我的舌头帮腔道。我开始感到舌头上阵阵刺痛，连说话也很困难。

“你叫路易吧？很痛的。不过女人耐痛，没问题的。舌头啦，性器啦，黏膜破了，有人还会昏过去的。”

我点了点头，只能用脸上的表情表示同意阿柴的说法。钝痛和刺痛以很短的间隔交替向我袭来，但我还是感到来这里不错。本来我还想自己动手的，现在才觉得听阿马的话是对的。不然，我自己一定是下不了手的。我要了些冰，敷在舌头上，马上感到亢奋感慢慢平缓下去了。情绪稳定后，我回到店堂里，与阿马两人饶有兴趣地看起了饰环。不一会阿

马对饰环失去了兴趣,眼睛一个劲儿盯在SM^①器具上,我看见阿柴从里屋出来,就走到柜台边。

“阿柴,你对动这蛇舌手术,怎么认为呀?”

“这个嘛,”阿柴歪着脑袋想了想,“与戴耳饰、纹身不同,这是改变形状,也许是有趣的构想,但我自己是不会去做的。我认为改变人的形状是上帝才有的特权。”

阿柴的话,不知怎的,十分有说服力,我深深地点了下头。我调动起自己所有的知识,想象起那些改变人体形状的例子来。缠足、束腰、以及什么长颈族^②。还有矫正牙齿,也应该算是改造人体吧。

“我说呀,你要是上帝的话,将创造些怎样的人呀?”

“我不改变形状,但只创造笨蛋,全都像鸡一样,叫他们想不到这世界上有上帝。”

我微微地抬起眼皮,注视着阿柴。他一本正经地说着话,可眼睛却在令人讨厌地笑着。是个有趣的男人,我心里这样思忖道。

“下次,能给我看看你设计的纹身图案吗?”

阿柴用温柔的眼神给了我一个肯定的回答。阿柴的眼珠子是不自然的咖啡色,皮肤则是白白的。这是个与白种人差不多、色素很少的男人,我心想。

“方便的时候,打个电话来,有关耳饰的事,想知道什么都可以。”

① 性虐待。

② 指人为地将脖子增长。